

简明◎著

佛 坪 坪

源
22
市
實

简明◎著

佛痒痒

陈下站

實

◎重慶出版社
重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痒痒 / 简明 著. -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229-04442-8

I. ①佛… II. ①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2233 号

佛痒痒

FO YANG YANG

简明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廖华章同人

封面题字: 陈忠实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张好好

特约编辑: 王宏亮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销编辑: 魏依云 杨鑫珏

装帧设计: 主语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bjhztr@vip.163.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6 字数: 380千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上篇 ▶ 一 生产 / 002
- 二 佛光 / 012
- 三 水井 / 026
- 四 空门 / 038
- 五 猎狐 / 048
- 六 妹妹 / 058
- 七 游戏 / 067
- 八 兄弟 / 078
- 九 快感 / 090
- 十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 097
- 十一 割礼 / 107
- 十二 玫瑰 / 119
- 中篇 ▶ 十三 入狱 / 130
- 十四 自残 / 142
- 十五 标兵 / 154
- 十六 脱逃 / 164
- 十七 冤案 / 177
- 十八 山火 / 188
- 十九 香紫苏 / 199
- 二十 钟声 / 211
- 二十一 狩猎 / 219
- 二十二 别墅 / 227
- 二十三 大鱼 / 238
- 二十四 洪水 / 248

目 录

- 下篇 ▶ 二十五 苍蝇 / 262
- 二十六 自杀 / 275
- 二十七 纸船 / 284
- 二十八 弹壳红心 / 294
- 二十九 儿子 / 302
- 三十 然后呢 / 311
- 三十一 冰释 / 320
- 三十二 情迷 / 329
- 三十三 圣人语录 / 337
- 三十四 DNA / 347
- 三十五 非典 / 354
- 三十六 演员 / 360
- 三十七 明星 / 368
- 三十八 醉酒 / 376
- 三十九 探班 / 385
- 四十 佛痒痒 / 398

上篇

一 生产

爷爷的情人死了。

爷爷的情人是一位妇产科大夫。

所有的人，包括她自己都没有想到，我是她二十多年医护生涯接生的最后一个生命。严格地说，她还没有完成最后一次接生工作。她匍匐在产床上，那时我正从母亲的体内拱出来半个脑袋。她的头跟我的头形成“顶牛”之势。

我为什么要赶在爷爷的情人濒临死亡的时候出生呢！

如果说，以 DNA 形式存在的时候，我就有了意识，未免故弄玄虚。玄虚的玩意儿与我出生的年代十分合拍，但 21 世纪却不大相宜。那就从母亲受孕之后，有了胎体说起吧。

种种迹象相互印证，母亲确定了自己的肚子里有了胎儿。这是第二次了。这一次母亲决心揭竿而起，她像一个沉默的羔羊在狼面前突然意外地抓住了一件有效的自卫武器。母亲先是抢在第一时间亮出这件武器：“一定是儿子！”

“儿子好哇！”

父亲的态度是可以想见的。上一回，母亲怀姐姐的时候，父亲就固执地认定是儿子。这一回，母亲自己这样确定，父亲喜出望外。父亲粗大的双手开始在自己的身上蹭呀磨呀，仿佛要把手弄干净，伸进他老婆的肚子里，把我捞起来，抱抱我，拨拉一下我的小鸡鸡。我们后厚村的人就喜欢以拨弄孩子的小鸡鸡取乐。父亲笑起来的时候没有不笑的时候那么好看，因为他的双眼皮会起褶皱，变成三层、四层，看上去闪失了原本身为农民的敦厚。当然，父亲敦厚不敦厚在他们两口子之间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到母亲是要拒他于千里之外。

“那就不行了！”

“什么不行了？！”

“就是那个呗！”

“放屁！”

父亲一下子拆解了母亲设下的圈套，不禁热血上冲，又像是敏感到一只火红的狐狸将从自己的魔爪中滑脱，更激起猎人本能的斗志。父亲16岁的时候，就生擒过一只狐狸。

父亲一掌将母亲掀到炕上。霸王硬上弓是他在老婆面前的拿手把戏。他常常逮住母亲一个莫须有的错误顺水推舟来这么一招。这把戏他早已玩得上瘾。不过，今天母亲有我护佑，态度强硬。

“儿子啊！看看你爹呀！你要给娘报仇啊！”母亲在炕上驴打滚。一面滚，一面亮出第二件武器。她喊：

“儿子啊！你爹要秒你的头哇！”

这一件武器像秦岭山一样挡在父亲面前。父亲收住手脚，长吸一口气，怔怔地望着他的老婆。良久，父亲从脑袋上抓下那顶带耳扇的草黄色棉军帽，摔在炕沿。虽然已经打春，但我们家乡依然很冷。按照情绪惯性，这时父亲总是要发出一些类似野兽般恼怒的声音。母亲蜷缩在炕角，双手抱住头，准备承受那令她心悸的咆哮和咆哮之后兽性的侵入。母亲要负隅顽抗。

没有声音。

母亲的话对向来粗犷霸道的父亲产生了震慑作用。这很新鲜，就像一泡刚出肛的驴粪蛋，还忽悠着热气儿。

母亲说父亲要“秒我的头”，并非空穴来风。四年前，姐姐出生之后，脑袋上就结着一层淡黄色的像浓痰似的鱼鳞痂，头发稀稀拉拉，也是发黄的浓痰般的颜色。母亲说，她的妹妹、我的姨妈认定是怀孕后父亲照旧疯狂发泄的遗物。那东西会存留下来，粘贴在孩子的头上啊。

造孽呀！

父亲折身蹲坐在我家的门槛上。父亲抱住头，脸朝着自己的裆部。好一会儿，父亲再仰脸看着天。天阴着，还没有发芽的核桃树枝乱中有序地把阴天分割成各种不规则却又有着内在联系的图形。父亲目光向下滑，那个在核桃树主干上分开两叉的，像女人阴部形状的疤痕跳进父亲的眼帘。父亲经常蹲坐在我们家的门槛上看着这棵形似倒立人体的核桃树杈出神。分叉处的那个酷似女阴的凹陷是树小的时候，母亲顺手拉折了一个小枝枝留下的。后来那家伙越长越大，越长越大。

在母亲出血的日子里，父亲常望着这核桃树举起来的女阴意淫。今天有点异样，父亲心中掠过一阵阵罪恶感。为了摆脱这种感觉，父亲再次仰起头。

父亲对那些图形耸耸他的大鼻子。而鼻子再大，也无法解开那些图形的密码，如果它们有密码的话。这方面，姐姐与众不同，她曾经拉着父亲的手，指着那些图形说：

“那儿有两只燕子，还有一头牛和一架飞机。”说这话的时候，姐姐的头发已经长了六寸长，而且又黑又密。姐姐能跑起来之后就成了一个疯丫头，跟村里比她大的男孩子打架、爬墙、逮蚂蚱，肚子饿了才回家。

姐姐忽然撞进父亲的怀中。父亲的大鼻子给姐姐的棉衣扣顶了一下。那扣子虽然不是金属，却是她身上最硬的东西。父亲捂住大鼻子，眼泪差点儿掉下来。

“爸爸你哭啦？！”

“胡说！……”

父亲神情恍惚，一时语塞。他一手揽女儿于怀中，一手抚摸她的头发，想起了接生婆说的话：“娃娃的头都是朝下的……”这话再跟老婆的话对应，曾经闪过的罪孽感顿时在父亲苍茫的如连绵丘陵般荒草无边的大脑中停了下来，慢慢放大，结果是转化成一朵轻飘飘的蒲公英。蒲公英飘落在我们家门前的核桃树枝上，我们家的核桃树就发芽啦，很快就长出了好多好多核桃花……

父亲狩猎从不用枪，他用夹子、竹签、陷阱和匕首。所以，猎物到手时多半都还活着，有体温，能挣扎。父亲在狩猎的过程中遭遇过几位上坟的寡妇，其中有一位还假装崴了脚，试图引父亲上前搀扶，但父亲不为所动。

父亲的名字叫仁尚礼，是爷爷为他起的。“尚礼”之人怎么能做偷腥惹骚之事呢。

爷爷年轻时在山西的一家钱庄做伙计，后来拐了老板的姨太太私奔，生下父亲之后，在回老家过黄河的时候翻了船。结果是奶奶喂了黄河鲤鱼，爷爷抱着父亲回了老家。后来爷爷又娶过一个老婆，办喜事的时候一头骡子惊了，我的第二任奶奶惨死在骡蹄下。如此，就有人说爷爷是命硬之人，克妻。那以后，爷爷就断了婚娶的念头。只是，爷爷几次在外面喝酒的时候，嘴没把住门，说：“大爷我上辈子修来的艳福……”

父亲一定是在黄河边那场丧母的灾祸中受到了惊吓，长大之后言语迟钝，神情木讷。如果爷爷有什么优良品质遗传给了父亲，他都用在野兽身上了。所以父亲不是爷爷的乖儿子。而爷爷呢，也不像尊长那样率先垂范，以身作则。

爷爷好赌。春秋寒暑，他几乎都在外面，常常是要过年了，他才回家。

我们家门前的核桃树开花了，结果了。秋风扫去落叶，光秃秃的枝丫上北风嗖嗖，打着呼哨，卷来了漫天的雪花。这意味着爷爷的孙子，父亲的儿子，我，就要出世了。

就在我出生的前几天，爷爷在县城郊区的一个赌窝中被戴红袖章的人逮了个正着。那时通讯和交通不发达，村里的乡亲们不能当即获取爷爷的消息，他们只是注意到一辆北京吉普车往秦岭山开过来。车子在我们村前的黑子河那座破桥上卡住了。恰在附近的乡亲见状纷纷上手，把那吉普车抬过了桥。听说是要来我们家，好些乡亲，更多的是半大不小的孩子，还有不少邻村的人尾随而至。

吉普车停在我们家的核桃树下。这辆北京吉普跟电影里国民党军官和抗美援朝志愿军首长坐的差不多。所以，它完全有理由成为乡亲们好奇、议论的中心。

姨妈和两个威武的解放军战士从车上下来了。姨妈身穿一件当时极为时髦的草黄色旧军装，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她朝乡亲们挥挥手，说：“乡亲们好哇！”完全是首长的做派。

乡亲们没有受过训练，无法齐声回应“首长好”。有几个曾经见过我姨妈的乡亲应了声：“他姨妈又来啦！好哇好哇！”乡亲们不知道我的爷爷被堵在赌窝中，一旦定罪宣判，挂上大牌子满县城地游行批斗，我们家的人百分之百会受到株连，包括我的姨妈和身为军官的我的姨父。至于我，胎死母腹也算不得稀奇。

姨妈入驻，自然成为我们家的主宰。

晚上，姨妈就睡在母亲的身旁，那个原本专属于父亲的地方。这一点，父亲并不介意，父亲介意的是姨妈在母亲有点动静时一惊一乍，好像每一次我母亲的羊水都破了，肚皮裂开了，好像看见了血，看见了我的小鸡鸡。

端热水，涮毛巾，帮母亲翻身，只要是能做的，父亲都不推辞。但是，父亲不会做饭，我们后厚村的男人好像只有那个在城里当工人的大叔会做饭。一个月前，父亲请了邻家的婶婶在家帮厨。姨妈来了，自告奋勇，辞了人家，自己动手。虽然姨妈嫁到了大城市，嫁给了军官，但她老人家打小也是与我的母亲一样在农村长大，所以她能干。她这样干，或者说她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让我的父母不好意思，滋生歉意。父亲在大雪的日子，整夜猫在村前的黑子河滩上，为的是捕猎野兽，姨妈呢，最终的猎物是我的姐姐。

姨妈推开我们家后院的门，看到野兔、狼、野鸡，甚至还有一只獾的尸体在墙上挂着。她的一只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啊啊地出气儿。姨妈来过我们家，知

道父亲狩猎，但以往都不是冬季。冬季才是父亲狩猎的黄金季节。姨妈定住神，闭上门，转身与我的父亲迎面相对。遭遇了父亲异样的目光，姨妈的双手竟下意识地缩在胸前。有句乡里话说“小姨子的屁股有姐夫一半”。父亲是不是从这时就对姨妈有了歹念，他没交代过。

母亲跟姨妈说过父亲，但说得并不全面，也不准确。不是母亲难以启齿，是她其实并不了解父亲，正如父亲不了解母亲一样。也许我说得也不准确，两口子已经六七年了，怎么会不了解呢？

姨妈一定是瞬间感受到了男人兽性的存在、暗示与压力，不然她用不着摆出那样的架势，好像父亲要强奸她。

“他们说獐肉炖汤可以下奶。”

父亲说着把手伸进那顶姨妈早先送的军用棉帽里面，挠头。那顶棉帽向上耸动了几下，算是说明了父亲的好心情。这几天，父亲难得一个好心情。姨妈像支使丫环一样对父亲发号施令。姨妈的意图和语言不是九曲十八弯，就是摆谱造作。比如说吧，姨妈说夫妻俩就该相互敬重，“举案齐眉”。父亲不得不想：我们家的案板跟城里人的床板差不多，举起来跟老婆的眉毛顶齐……什么角度？一天举几回？

如果不是姨妈之前送过军帽、棉大衣之类的军用品，并且对姐姐宠爱有加，父亲一定会暴跳起来，冲姨妈丢一河滩粗话，弄不好还会把母亲从床上拽下来，然后拖野猪一样拖到门口，再踹上一脚，吼道：“见你娘狗日的鬼去吧！咱不生了行不？！”

那是姨妈绝不能容忍的。几番接触之后，姨妈找到了拿捏父亲的分寸。她会在父亲行将暴跳之时轻巧地拐弯，说上回送的狐狸皮真漂亮，那毛红亮红亮的啊。就这一句，父亲的双眼皮就变成四褶了。当下，正值我即将出世，喜气祥瑞之际，姨妈和父亲似乎都顾不上与对方真正计较。

在长辈们忙活的时候，四岁半的姐姐常常并拢双腿，乖待一旁。姨妈曾给姐姐拍过照片，她就是这样乖乖地立着。不知道这家伙是等着姨妈再给她拍照片，还是一时忘记了去外面疯。

“小样儿！”

姨妈得空便在姐姐脖子、脸蛋、下巴那些地方贪婪地摸上一把，让人联想那些讨女人便宜的下流好色之徒。这时，姐姐会响应口令一样绽开笑脸，大眼珠子溜溜地转。姐姐转眼珠子的样子，叫父亲想起放风筝的线轱辘。八成，这丫头是在打理她心灵深处想象的翅膀吧。关于想象，她已经拥有比同龄同村孩子更多的

阅历和资本。对于母亲如何能给她生出一个弟弟，姐姐也是十二分地好奇，她强烈要求跟我们一同去医院，却被父亲粗鲁地塞到邻家大婶的怀中。

怎样被那辆吉普车豪华地运往县城，挤进医院，再安卧在铺着白布的待产的床上，母亲事后说不清楚。坐小汽车的待遇令母亲惶惶然觉得自己一下子高贵起来，仿佛是位少女，是公主，是头一次生产。过程中经历的纷乱场面，母亲浑然不觉。

那种类似高贵的飘飘然的感觉很快被我的存在所转移。既然来到医院，那就是要生产。于是，母亲抓紧时间，生怕占久了人家的产床似的，开始鼓起吃奶的劲，妄图把我从她的肚子里挤兑出来。母亲先是抽抽着猛吸几口气儿，憋足了，把她的肚子鼓得好像我和妹妹都在里面。然后，她从胸部往下用劲儿。多次反复之后，未见成果，她急得浑身汗湿，疲惫不堪。

母亲被我困住了。父亲曾经向母亲吹嘘过如何用陷阱困住了一头三百多斤重的野猪。现在，母亲感觉自己就像被父亲困住的那头野猪，亟待解脱。

“驴甚！”

母亲在心里无数次这样咒骂她的丈夫。现在，她终于骂出了声。

“驴甚”在我们家乡是句专骂男人的话。意思是，驴身上的一个物件。什么物件呢？什么物件都可以，耳朵、嘴巴、牙齿、肠子、肚子、心、肝、肺都可以。不过，极端的时候就专指生殖器，说生殖器巨大。这个，还有一种比较斯文的说法，叫做“驴太子”。

姨妈听到母亲的骂声，怔怔地望着她的姐姐，低声说：“你说什么，不会吧！”说着，姨妈自己竟然脸红了。

“驴甚！”

母亲又骂了好几遍。过去将近七年的婚姻生活中，与父亲在炕上的身体勾当零碎浊乱如驴下水一般地闪现。那些记忆像摘剩的棉花耷拉在枝杈上，风吹雨打，蔫湿委靡，既无令人愉悦的造型，也无令人振作的生气。那种事对于母亲简直就是受刑。母亲奈何不得父亲，便把气恼撒在我头上，开始新一轮折腾。

姨妈延续着几天来的惯性，但凡母亲有点动静，她就会大呼小叫，仿佛她自己的胰腺炎、胆囊炎之类的毛病发作了。大夫护士应声而至，安抚对象更多的不是母亲，而是姨妈。

“瓜熟蒂落嘛，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妇产科主治医生双唇青紫，但态度温和。

姨妈对医院的设施连连抱怨，说这是生人，又不是生驴，这儿简直像牲口市场。劳累降低了姨妈的控制力，她的声音本来优雅阴柔像绸缎入水，现在变得像砂纸擦木板。

主治大夫深吸一口气，举手整理一下头上的白帽子。由于她的头发一半被剃去，所以帽子附着不平衡。大夫赔笑说这个单间本来是急救室，是革命委员会的军代表发了话才腾出来的，门外走廊上躺着的有孕妇，也有受了重伤的革命群众啊。大夫把医院描绘成了超载的战地救护站，而这一点也不算夸张。

有人陪着笑脸，说着歉疚的话，对姨妈是良好的镇静剂。她享受着准首长居高临下的感觉，不再颐指气使。

“我不着急，我不着急。您忙去吧。那些革命同志更需要照顾。”姨妈说着，发觉主治大夫脸色缺血，又补一句：“您也要照顾好自己啊，可不敢病了倒下哟。”主治大夫的身影已经在窄门处消失。

着急不着急，要看遇着什么事儿。婚后一年没怀上孩子，姨妈就急得睡不好觉，爬过两个年头还没怀上，她就害了神经官能症，并且嘴巴里总是“阿弥陀佛”之类的哼哼，摆出一副要遁入空门的架势。军官姨父本来也不急，但妻子害了病，他也急了。

军官姨父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不信鬼神，他去了陆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找了一位在岗的教授军医，连实际情况和思想活动一并汇报了。军医说这简单呀，一查就明白了。那就查吧，先查谁呢？军官姨父认为自己肯定没问题，就哄着姨妈先查，谎称是看睡不着觉的病。结果姨妈没问题。

军官姨父在部队一级级攀升，战胜过许多艰难险阻。但是，这一回他的十八般武艺全部派不上用场。军官姨父的检查结果是这样：军官姨父身上的枪是把好枪（这一点姨妈可以出庭作证），就是没有子弹。不对，有子弹，没弹壳；也不对，是子弹里面的炸药点不着。反正是少了什么。明白了吧。

从那以后，军官姨父更加宠幸、听命于姨妈，像面对领导似的。他那把枪往往在其中充当着添油加醋的角色。军官姨父说，咱们没有孩子是正常的。因为在中国 15% 的夫妻都是这样。他眯眼算了一下，说 15% 就是几千万对夫妻哪。我的姨妈笑起来。姨妈善解人意是顶尖尖的，她从军官丈夫的表现中早已领悟到事情的根由。姨妈爱她的丈夫，既然丈夫如此豁达，她又怎么能去挑剔呢？再爬过一个年头，姨妈提出抱她姐姐的孩子，军官姨父欣然首肯。膝下无子的日子已经潜移默化地生成一种阴影，它罩住了军官姨父原本生龙活虎的枪，更可怕的是，那阴影还在向身体的其他领域扩散。军官姨父期待我母亲的孩子可以令他拨云见日，重振雄风。

这样，姐姐便获得了被姨妈和大城市眷顾的机缘，便常常可以吃上大城市才可以见得到、拿工资的人才可以买得起的水果糖和糕点。吃了糖果，那各色图案

七彩方块玻璃纸被姐姐小心翼翼地收藏在几个本本里。据说城里的女孩都有这个爱好。闲暇时分，风和日丽，姐姐就取出本本，坐在我家门旁的核桃树下一张一张地观赏。那些玻璃纸经过本本的叠压，光溜而平整，放在手心，体温会令她害羞地轻轻卷起，像极了一个奇特生命的鞠躬。那些花里胡哨的玻璃纸在姐姐幼小的心田播下了梦幻的种子。那些种子发芽之后，姐姐就格外地爱美。姐姐先是不跟村里的男孩子疯玩儿了，后来连家门都很少出，似乎是刻意等着姨妈再来接她。

村里的叔叔婶婶、爷爷奶奶就说：“这丫头转脸就变。贼甜！水蜜桃似的。”

水蜜桃姐姐享受了大城市的生活，大城市的气息也相随着渗入我们依山傍水的村庄和我们家。父亲渐渐嗅出了这种气息，像一只黄鼠狼在空气中捕捉到了鸡屎的味道，固然神往，但他也明白，那其中也潜伏着莫名的凶险。

只有母亲一时不明白，她的妹妹让她享受首长的待遇，最终是要摘走她的水蜜桃。当然，母亲也只是一时发蒙。

深夜，母亲折腾累了，睡着了，姨妈逮空伸展腰肢，做深呼吸。这时候，姨妈感觉到一种仿佛是军令如山倒之下的静谧。那些充斥于耳的叫嚷、呻吟、谩骂、哭喊、责备、聒噪，就在刚才，像无数毛毛虫似的，爬满了姨妈的身体，对她的雍容与优雅提出一浪又一浪严酷的挑战。噪音已经消失很久了，只是姨妈刚刚感觉到。

产房无法用 21 世纪的标准去审验。窗户的格子中没有玻璃，原来糊着的白色的类似窗纸的东西，早被冬日的寒风撕得七零八落。姨妈进来之后，见状立即命令随身的小战士去县里的百货店买了一幅红旗做窗帘。外面的冰冷光线、寒风都被红旗的红色弯折、软化、遮挡，小屋子一下就暖和起来。虽然没有暖气，也没有炉子，但红旗营造的氛围胜似暖气和炉子，加上人气互相的照应，大家都不觉得冷了。

姨妈为自己的豪迈之举得意了十几分钟。对于红色的认知和运用，也证明她可以游刃有余地把握当时的主流脉搏。

母亲的脸和在场的人一样都被映红了，她感激得泪眼汪汪。

父亲在没被护士撵出去之前，把买来的红旗展开来，呆立了十几分钟。他想表达一份敬意。第一眼看见红旗，父亲就意会到它将发挥效用。

那时，姨妈操了父亲一把，说：“傻愣着干啥，去帮小同志找钉子，把红旗挂上！”

现在，是这面红旗挡住了那一浪紧似一浪的噪声吗？姨妈下意识地将红旗窗

帘撩起一角。

外面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大雪，地上的积雪已经可以埋住人的脚脖子，昏暗的灯光下，父亲双手抄在棉衣的袖口里，雕塑似的立着。父亲狩猎时可以整夜待在雨雪中，所以现在的情形对他算不了什么。姨妈并没有看见父亲，确切地说，她很难一下子从一群站在暗影中并且衣着相似的男人中分辨出父亲。

这群暗影中浴雪的男人让姨妈想起那种执行特别任务的军人，或者敌方的“打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内奸”“特务”。对，那就是叫特务。有这样的反射性反应，说明姨妈的脑子里“阶级斗争”这根弦始终没有松懈。姨妈折身看一眼母亲，母亲在梦中嚅了两下嘴。姨妈又折身打开房门，脚下被绊住了。

姨妈的叫声打破了整个医院的静谧。

值班的护士拨开几个站着的人，绕过几个蹲着的人，跨过几个躺着的人，来到姨妈身边。

一时间，走廊又响起了闹哄哄的声音，随着护士的移动，这声音逐浪高涨。姨妈感觉到背后、那些伫立在大雪中的男人们也有了动静……

“没事没事！对不起对不起！”

姨妈僵在门口，嘴巴机械地说“没事”“对不起”，脑海闪回到白天的早晨。起初，姨妈坚持要把母亲送往省城的医院，但我在母亲肚子里乱踢腾，母亲嗷嗷地叫。随行的司机和勤务员说省城路远，万一有闪失的话……姨妈才退而求其次，叫勤务员爬上一个就近的军用电杆，插入军用线路，给军官姨父打电话。打电话并不是报喜，而是请姨父用专线给眉周县革命委员会的军代表打招呼。革命委员会雷厉风行，离县城还好几里地，医生和单架就迎了上来。

“他们都是……生孩子么……生孩子也搞运动啊——”

姨妈被县医院门口围堵的人群吓住了。

革命委员会的几位同志一面拨开人群，一面向“首长”解释：这一年半载，发生了好几起接生婆致产妇和婴儿死亡事件，引起了恐慌。我们县和相邻的几个县立即发动了破旧俗、打击接生婆杀生害命的群众运动，还游街、枪毙了两个害死革命军属的接生婆……可是，相邻的两个县都没有妇产科……当然那也不该这么多人。好像群众就只剩下生孩子这一件事啦。唉，这年头，群众的觉悟蛮高的，可不知为啥都赶到这儿啦，唉，好些个农民也不知中了哪门子邪，老婆肚子痛，就往医院送……我们县医院都临时改成妇产科啦！其他科的医生、护士，只要是革命同志，只要是革委会信得过，都归妇产科，现在可以说是妇产专科医院。可是真正的妇产科大夫只有一个。所有的人，包括机关不怎么懂医的同志，都战斗

在第一条……革命需要接班人哪，我们吴主任，多好的同志啊，昨天，呃，不对，是前天，唉，英年早逝呀。没有接班人不行啊，您说是不是啊。毛主席教导我们，人多力量大！我们就是要迎难而上，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就是丢了自己的性命，也要保住革命的未来……

姨妈差不多是被人拥抬着进了医院。在身体时不时地失去重心的状态中，姨妈心中五味翻搅。

为了军官丈夫和自己的家庭幸福，姨妈愿意在这种混杂哄乱、甚至污秽的场景中奋力一搏。这种念头亢奋而激越，很快左右了她的头脑，令她干起活来就像延河畔上的女石匠。

我们眉周县医院是一个“L”形，人字顶建筑，红瓦灰砖木窗户，只有一层。医院里所有的房间像所有的医生、护士一样，统统归了妇产科。妇产科的主治大夫本来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剃了阴阳头，游街、批斗了五六趟，她都快撑不住了，打算自决于人民，短时间忽然蜂拥而至的生产大军把她从死亡的深渊中拽了出来。革命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以革命的人道主义名义，暂时恢复她的工作。主治大夫感激涕零。她感激革命委员会给了她新的生命，给了她工作的权利，她感激左邻四县的农民兄弟，在十个月前就齐刷刷为孕育她的新生提供了充足的基础物质。并且，有护士悄悄告诉她，贴满了医院灰墙的关于她的大字报被那些怀着无限深厚的阶级感情的农民兄弟撕下来擦屁股，点火取暖。“嗯，嗯，我知道，我知道。”主治大夫说着扶一扶盖着阴阳头的白布帽。

妇产科主治大夫很少说话，只是夜以继日地工作。这些农民兄弟和他们的孩子需要她，她更需要产房外的这些农民兄弟和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生命相互依托。

用大字报点火取暖是父亲领的头。父亲发现医院院子里的几棵树的树枝都被先前的人撅秃了，他就蹭到墙边，背向墙，手再背过去撕。大家挪到“L”的弯角处，围拢一起，纷纷从棉袖中抽出一双双粗糙的手，在火上翻烤。大字报毕竟是纸，火苗亮丽地闪两闪，蹿两蹿，很快就蜷缩成灰烬。有人就骂骂咧咧地从身后的墙上往下撕，往火里添。不一会儿，身边、附近的大字报被撕得已经够不着了。众人皆疲惫，看着灰烬中浮动的红斑发愣。

父亲心有灵犀，他仿佛瞬间听到了我的哭喊，箭步冲向那个唯一挂着红旗的窗户。也就是这时，姨妈再次掀起窗帘。姨妈显然是站不稳、站不住，她趴在窗台上呕吐。

“不行啦，啊哟，不行了……”

父亲跳进窗户，看到那位令人景仰的妇产科主治大夫满脸是血，被人抬着架

着夺门而去。

走廊上的人在哭喊。嘈杂、聒噪之声像快要掀起屋顶的样子，天花板上两只昏黄的灯泡似乎摇晃起来，刚才一起撕大字报烧火取暖的兄弟们一面狂喊自己的老婆和亲人，一面涌向母亲所在的产房的窗户。

母亲被撤在产床上，她双腿大张大举，就那么晾着。她的下巴顶得尖尖的，像支矛，指向墙泥剥落的天花板。她的双手呈投降状，抓着床头的扶栏。寒风打着呼哨从窗外闯入屋宇，母亲的睫毛在瑟瑟颤抖。没人知道那颤抖的睫毛是因为寒风的吹打，还是母亲本身的生命迹象。看不见母亲的鼻孔呼出白气。没人知道母亲是休克了，还是已经死亡。

我呢，我已经出来了。不过，只是拱出了半个脑袋。这半个脑袋可不像葫芦瓢那么圆润，也不够硬，妇产科主治大夫跟许多产妇和她们好奇焦急的丈夫们说过，婴儿的头骨不但没有一年半载之后或更大时那么硬，而且许多块头骨还有缝隙，有待来日粘接固定成型。所以，有经验的母亲都特别小心孩子睡觉的姿势，以免长成枣头、豌豆头或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头。

见了世面的半个脑袋体验到外面空气的冰冷，它告诉脑袋后面的躯体，母亲的体内是多么温暖。是出世还是滞留在母亲体内，成为我生命的第一道选择题。

虽然只是露出半个脑袋，也算是有了出头之日吧。

二 佛光

我出头的时候遭遇到妇产科主治大夫的阻截。老人家在母亲大张大举的双腿中间跟我玩儿“顶牛”游戏。她总共顶了三下。第三下差不多只是蹭在我头上。搞不清她究竟是尝试着叫我脱离母亲的身体，还是要把我堵在母亲的体内。她虚脱了，脑子缺氧了，全身的物件都锈蚀了。可是，她的心灵却十二分的亢奋，还在不停歇地发出工作的指令。大脑和心灵谁支配谁呢？这种矛盾的对冲导致了肌肉和肢体的僵硬，导致了她的脑袋一闪一闪地磕头。她的头点到我的头上，触电似的弹起，再点再弹起。她拖着僵硬的身体参加了一场看不见终点的马拉松。她跑不动了。所以，认输是体面而必然的选择。

在我们后厚村，经常见到的是年幼而调皮的羊和羊、牛和牛用脑袋互相顶撞，成年的公羊和公牛几乎都不玩那种游戏，它们绝大多数在性成熟之前就被骗过了。